

支那の歩兵及步兵の支那



支那の歩兵及歩兵の支那

沫若小說戲曲集

女神及叛逆的女性

郭沫若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1

女神之再生

Alles Vergaengliche
Ist nur ein Gleichnis;
Da: Unzulaengliche
Hier wird's Ereignis;
Das Unschreibliche
Hier ist's getan;
Das Ewig-Weibliche
Zieht uns hinan.

(Goethe)

序　　幕

不周之山中斷處，嵯峨聳立，左右兩相對峙，鑿如巫峽兩岸，形成天然門闕。闕後現出一片海水，浩淼無際，與天相接。闕前為平地，其上碧草芊綿，上多巒果。闕之兩旁石壁上有無數龕穴。龕中各有一裸體女像一尊，手中各持種種樂器作吹奏式。
山上奇木葱蘢，葉如橐，花色金黃，萼如瑪瑙，花大如水蓮，有瓊果形如桃而大。山頂白雲叢雜，與天色相含混。

上古時代。共工與顓頊爭帝之一日，晦冥。

開幕後沉默數分鐘，遠遠有喧囂之聲起。

女神各置樂器徐徐自壁龕走下，徐徐向四方瞻望。

女　神　之　一

自從鍊就五色彩石
曾把天孔補全，
把‘黑暗’驅逐了一半
向那天球外邊；

~~~~~  
女神之再生

在這優美的世界當中，  
奏起無聲的音樂離融。  
不知道月兒圓了多少回，  
照着這生命的音波吹送。

女神之二

可是我們今天的音調  
爲甚麼總是不能和諧？  
怕在這宇宙之中，  
有甚麼浩劫要再？——  
聽呀！那喧嚷的聲音，  
愈見高，愈見逼近！  
那是海中的濤聲？空中的風聲？  
可還是——罪惡的交鳴？

女神之三

剛纔不是有武夫蠻伯之輩  
打從這不周山下經過？  
說是要去爭做甚麼元首……  
哦，姊妹們呀，我們且將奈何？  
他們鬧得真是怕人！

這五色的天珠看看便要震破！  
倦了的太陽只在空中睡眠，  
全也不吐放些兒熾烈的光波。

女神之一  
我要去創造些新的光明，  
不能再在這壁龕之中做神。

女神之二  
我要去創造些新的溫熱，  
好同你新造的光明相結。

女神之三  
新造的葡萄酒漿  
不能盛在那舊了的皮囊，  
我為容受你們的新熱新光，  
要去創造個新鮮的太陽！

其他全體  
我們要去創造個新鮮的太陽，  
不能再在這壁龕之中做甚神像！

(全體向山腳後海中消逝)

~~~~~  
女神之再生

山後爭帝之聲

顓 璋

我本是奉天承命的人，
上天特命我來統一天下。
共工，別教死神來支配你們，
快讓我做定元首了罷！

共 工

我不知道誇說甚麼上天下地，
我是隨着我的本心想做皇帝。
若有死神時，我便是死神，
老顓，快讓我來支配於你！

顓 璋

古人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你爲甚麼定要和我相埒！

共 工

古人說：民無二王，天無二日。
你爲甚麼定要和我爭執？

顓 璋

啊，你纔是個呀——山中的返響！

共工

總之我要滿足我的衝動爲帝爲王！

顙頷

你到底爲甚麼定要爲帝爲王？

共工

你去問那太陽：爲甚麼要亮？

顙頷

那麼，你只好和我較個短長！

共工

那麼，你只好和我較個長短！

羣衆大呼聲

戰！戰！戰！

(喧呼殺伐聲，武器研擊聲，血噴聲，倒聲，步武雜踏聲起)

農叟一人

(荷耕具穿場而過)

我心血都已熬乾，
麥田中又見有人宣戰。

黃河之水幾時清?
人的生命幾時完?

牧童一人

(奉羊羣穿場而過)

啊，我不該餵了兩條驕狗，
時常只解爭喫饅頭？
饅頭蓋了喫羊頭，
我只好牽着羊兒逃走。

野人之羣

(執武器從反對方面穿場而過)

得歡樂時且樂歡，
我們要往山後去參戰。
毛頭隨着風頭倒，
兩頭利祿好均沾！

(山後聞‘願頌萬歲！皇帝萬歲！」之聲，步武雜踏雜，追呼聲：
‘叛逆徒！你們想往那兒逃走？天誅快要到了！」)

共工

(率其黨徒自山廻奔出，斷髮文身，以蕉葉蔽下體，體中體成受傷，所執銅刀石器亦各鮮血淋漓)

啊啊！可恨呀，可恨！

可恨我一敗塗地！

恨不得把那老猶的頭顱

切來做我飲器！

(舐吸武昌上血液作異常憤怒之態)

這兒是北方的天柱，不周之山，

我的命根已同此山一樣中斷。

我再不能在這天地之中羈延，

我的鮮血快從傷口流乾。

黨徒們呀！我雖做不成元首，

我不肯和那老猶罷休！

你們平常仗我爲生，

我如今要用你們的生命！

(黨徒們拾山下墜果而咽食)

啊啊，餓癆之神在我們肚中亂叫！

這不周山上的奇果，聽說是食之不勞。
待到宇宙全體破壞時還有須臾，
你們盡不妨把你們的皮囊裝飽。

(道呼之聲愈迫)

敵人的呼聲如像海裏的怒濤，
只不過逼着這破了的難船早倒！
黨徒們呀，快把你們的頭顱借給我來！
快把這北方的天柱碰壞！碰壞！

(羣以頭顱碰山麓岩壁，雷鳴電火四起。少時發一大雷電，山體破裂，天蓋傾倒，黑煙一樣的物質四處噴涌，共工之徒倒死山麓)

顙 狀

(裸身被髮，狀如猩綈，率其黨徒執同樣之武器出場)

叛逆徒！你們想往那兒逃跑？
天誅快。……喂呀！喂呀！怎麼了？
山在飛砂走石，地在震搖，天在爆，
啊啊啊啊！渾沌！渾沌！怎麼了？怎麼了？

.....

這是亘古未聞的天變地異，
我爲甚麼要做帝王逆了天意？
我如今雖然是把共工打倒，
但我又何能夠得做皇帝？

啊，共工喲，我們的罪惡真是不小，
我們利己的鬥爭竟把人天怒懲。
這一片的血腥，一片的黑暗迷濛，
全盤的宇宙化成了可怕的囚牢。

是囚牢我還可以苟延殘生，
但這已成了烈火環燒的一座坟墓！
我以為轉瞬之間便可以南面稱尊，
又誰知我的運命才要隨着天地分崩！

我爲甚不做個單純的平民安居樂命，
就在共工的治下我也可以全身；
我如今只樂得這樣一個下場，
共工喲，我們到死纔知道睜開眼睛。

黨徒們呀，都因為你們也貪榮祿，
我們纔興起了這爭帝的干戈，
如今我們同遭了報應死亡，
我不怨恨你們，你們也沒怨恨着我。……

(頤頤之徒先後倒死於山麓)

(雷電愈發愈烈，電火光中照見共工頤頤及其黨徒之屍骸狼藉地上。少時雷電漸漸弛緩，漸就止息，舞臺全體盡為黑暗所支配。沉默五分鐘)

(水中游泳之聲由遠而近)

黑暗中女性之聲

雷霆住了聲，
電火熄了光，
光明同黑暗的戰爭已經收場。
倦了的太陽
逼迫到天球以外，
天體終竟破裂了，

被驅逐的黑暗都已逃回，

那破了的天體怎麼處理？

再去鍊些五色彩石把他補起？

那樣五色的東西此後已莫中用，

我們儘他破壞不用再事彌縫。

待我們新造的太陽出來，

要照徹天內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天球的界限我們讓他破壞。

哦，我們脚下到處都是男性的殘骸！

這利己的男性破壞了以前的世界。

把他們抬到壁龕之中代替我們；

教他們把無聲的音樂調奏和諧。

新造的太陽，姐姐，怎麼還不出來？

她太熱烈了，怕她自行爆壞；

她還在海水之中浴沫着！

哦，我們感受着新鮮的暖意！

我們的心臟兒，好像些鮮紅的金魚，
跳躍在水晶瓶裏！
我們甚麼都想擁抱！擁抱！
我們歡迎新造的太陽呀，
我們唱歌，我們舞蹈。

合 唱

太陽雖還在遠方，
太陽雖還在遠方，
海水中早聽着晨鐘在響；
丁當，丁當，丁當，

萬千金箭射天狼，
天狼已在暗悲傷，
海水中早聽着葬鐘在響：
丁當，丁當，丁當。

儂們欲飲葡萄觥，
願祝新陽壽無疆，
海水中早聽着酒鐘在響：

丁當，丁當，丁當。

(此時舞台突然光明，只現一張白幕。舞台監督登場。)

舞 台 監 督

(向聽衆一鞠躬後)

諸君！你們在烏煙瘴氣的黑暗世界當中怕已經坐倦了罷！怕在渴慕着光明了罷！作這幕詩劇的詩人做到這兒便停了筆，他真正逃往海外去造新光明和新的熱力去了。諸君，你們要望新生的太陽出現嗎？還是請去自行創造來！我們待太陽出現時再會！

(一九三〇，一二，二〇，初稿（一九二八，一，三〇，改削）

(註)

此劇之取材，出於左引各文中：

天地亦氣也，氣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缺，斷龍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斷東南，百川水潦歸焉。（列子湯問篇）

女媧氏古神聖女，化萬物者也。——始制笙簧。（觀文）

不周之山北望諸嶠之山，臨彼巒崇之山，東望渤澤，（別名岱渤海，）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汩汩。爰有嘉果，其實如桃，其葉如棗，黃華而赤跗，食之不勞。（山海經，西次三經。）